

14

T434/4920(1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1/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詩經大全卷之十三

蕩之什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辟必亦反

辟匹

亦反

詎市林反或叶市隆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

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

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

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  
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為怨天之  
辭而卒自解之如此震源輔氏曰蕩蕩與蕩蕩乎  
廣大而無有限量也蕩蕩上帝本自下民之同言其  
今也疾威而多辟何哉此怨天上帝之詞也已下四句而  
則復解之所以云然者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  
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卒多敗  
以取禍耳以無有不言之善則非上帝之疾威者厲王所  
辟也皆人自取耳○畢谷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  
為而天實命之是○畢谷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  
咎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為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  
棄非天信者其初皆善而為善豈天賦予自暴自  
康公曰建安熊氏曰劉采邑名康謚也康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此之謂也建安熊氏曰天地之中猶言天

言故謂之中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但生此乃所  
賦之命也則能順天則命者天地之理也○臨川王  
氏曰受天地之逆中之一也則靡不有初敗○取禍者  
衆曰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靡不有初敗○取禍者  
其初而言之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矣○取禍者  
性也而何不善之有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  
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武成康之  
之者其武王身之者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武成康之  
自暴自棄者而惟其自暴自棄也故勉之行也蓋文武成康之  
言則拒之而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  
為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  
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  
為是匪謀也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  
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  
天之實有是也固知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掇女音汝

蒲

候友 服叶蒲北反他力反

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怙慢之德女與是

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  
契始封商地在洛陽受命亳疆禦暴虐之臣也  
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并率之也  
蓋山謝氏曰疆疆梁禦禦如培克聚斂之臣也服事  
禦人于國門之外之禦  
也怙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  
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  
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詞蓋陳厲王言此暴虐  
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為諭耳  
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怙慢之德而害民

王氏曰疆禦培克是為治慢○慶源輔氏曰此章  
以下託為文王嘆紂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  
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畧以紂所謂與  
亂同事罔不亡也且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  
欽之臣並用蓋此兩等實相與極暴虐也  
以為聚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也  
德謂慢天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也  
以取為暴斂之事者只緣慢天故爾  
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暴而巳惟暴也故所用皆疆禦之人惟貪  
用皆培克之人在服是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  
事也疆禦也培克也服是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  
事也疆禦也培克也服是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  
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木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  
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  
孰使之然哉亦不  
得而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汝臣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不

直類反 作則慮反 周救反

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胡氏曰疆禦多對詭言以對者正如所謂禦人也則以口給之意強禦與前章相應皆所用之人也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深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或亂其聰明以自掩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王而言人若好用暴斂多怨之人

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已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魚休于中國斂

通反

背布反反

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

培滿回反

明以無陪無卿

賦也包魚休氣健貌疊山謝氏曰以傲很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包魚休之狀

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

後側傍陪貳也孔氏曰陪貳謂副也言前後左右公

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然勞而言  
萬王資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歛衆怨而自以為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後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之其人而無一人捕其官者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酒爾以酒不

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

書作夜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

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慶源輔氏曰  
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既沈湎於酒則此章則言所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為也而愆爾止則非天使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所言耳既愆爾止則所謂威儀號式呼則所謂載載也○人當畫有所明悔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載也○人當畫有所明無悔而飲酒不惡也爾之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非明是豐城朱氏曰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且呼則謂語之謹謹也窮日之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畫作夜靡明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

羨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曩于中國覃

叶盧當反喪息浪反叶平声行叶戶即反曩皮器反

蟴音唐 沸

及鬼方

賦也。蝸，音塘，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胡氏曰：旦所謂安其危而利，與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新安胡氏曰：夏曰：德，鬻商曰：鬼方。周曰：實其國也。後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曰：實其國也。而異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震源輔氏曰：言如蝸，如蟻，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如蟬之鳴，即美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矣。則人之尚不知變，而猶行於惡不已，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心，豈有既哉。內學于中國，軍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

舊叶巨已反

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莫聽大

命已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曾，疊山謝氏曰：三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老成人，盤庚所以與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老成人，所以亡也。在位，周或黎老，播棄格人，同敢，所以東遷。○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也。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震源輔氏曰：匪上帝不時，猶言不辰。



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特者？正謂是也。就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為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舊人與法皆莫之所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

紀竭去例二反

許曷暇憇二反

蒲末反叶方吠

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

筆例二反

叶始制私列二反

后之世

賦也。顛沛，音仆，拔皮八本也。揭，本根蹶，音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

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

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

莫可救止，猶此爾。華谷嚴氏曰：王者天下之本也，

先撥矣。枝葉蓋將從之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嘆紂之辭。然周

鑒之在殷，亦可知矣。盧陵歐陽氏曰：非獨周之鑒

鑒厲王也。○慶源輔氏曰：如大木之揭，蹶起枝葉

固未有害也。而根本先固，絕矣。紂與厲王之世

言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商為言者，蓋欲厲王之

知所畏，知所警也。至未又云殷鑒不遠在夏后

於世者，尤切矣。蕩八章章八句。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

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足以善道，自終故

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告紂之詞，皆

就人君身上說，使其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與是

力汝德不明天不面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廬陵彭氏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疾叶集二反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庶角也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庶

隅鄆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

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

內有繩直則外有蕪隅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以威

至近莫過於此也○臨川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

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威儀云者聲

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

蓋有諸中必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蓋於

也○衛武公作此詩使

人曰誦於其側以自警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

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

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慶源輔氏曰德與

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

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

夫衆人之愚蓋其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

臨川王氏曰庶人之愚則天哲人而愚則反戾其

性之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哲人而愚則反戾其

常矣

行下孟反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

許况于反

告叶古得反

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  
東萊呂氏曰所謀不危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  
東萊呂氏曰所而鑒百世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之損益也

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疊山謝氏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政叶音征

都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

南反下同

樂音洛

紹市沼反

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共九勇反

叶胡光反

克共明刑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

鄭氏

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  
 言爾言小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  
 中之辯人反以女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湛樂從  
 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  
 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  
 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慶源輔氏曰  
 之緒甚重而不可不思念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  
 可不求執也。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  
 是豈可不  
 自警也哉。

尚叶平声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

寐音未

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

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兵叶哺亡反

邊他力反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  
 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  
 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  
 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  
 不周備無不飭也。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  
 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歟是豈可不自警  
 乎故必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辨  
 所像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上章所謂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靈城朱氏曰夙興夜  
 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修  
 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

也固不可以不修，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  
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  
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  
於大而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  
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實也。虞也歟。  
所以為訐謀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虞也。元貝反。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

儀叶牛何反

玷丁筆反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

為叶吾本反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

慶源輔氏曰質訓成與定惟成而後能定也

侯度諸

侯所守之法度也

虞慮話言柔嘉善玷缺也○

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

眉山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其侯度

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慶源輔氏曰益之告舜以  
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為先能謹我之法度則

虞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王之玷缺尚可磨德

良像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慶源

曰首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己之事也身正  
而後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

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  
也○定宇陳氏曰四句上以出話威儀對言不

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其言亦三致意焉前  
章之命告此章之不可言話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

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有失而無易之失尤易能謹

章未唯戒夫斯言之玷故南容一日三復此

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居思慕一日三

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朱子曰不是一

日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又  
日南容深有意於謹言此知有道德所以不廢邦無  
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况子妻之勉齊黃氏曰  
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次三  
復亦非謂只一  
日三次誦之也  
易以詩反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矣無言不雙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

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雙言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  
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

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

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欲動  
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  
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  
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一句則知所以謹言  
於言語矣○華谷嚴氏曰由言者由已言之也且  
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雙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  
能惠于朋友謂朋友曰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  
也華谷嚴氏曰繩如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  
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

輯音集韻叶魚堅反

相息亮

格叶劉鶴反度待各反 射音亦叶弋灼反

#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度幾也屋漏室西  
 北隅也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覲見  
 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斲通厭也○言視爾友於  
 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  
 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  
 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度幾不愧于  
 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  
 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  
 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虞

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遐有行  
 言其心之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有是顏  
 則存亡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  
 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日  
 所視繞繞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  
 曰此非顯明之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一萌則便  
 斷矣所以如此者蓋鬼神神物而不可遺洋洋乎  
 在其上唯不在此左右其至也尚不可測况可厭  
 射之乎唯不在此左右其至也尚不可測况可厭  
 只是故存養工夫下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  
 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廬陵彭氏曰視爾友  
 於人修之於顯也相爾室以下君子以誠而交  
 之於靜也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誠而交  
 得而靜也謝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  
 君責亦無人非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  
 鬼責亦無人非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  
 信朱子曰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  
 而後敬信也北溪陳氏曰屋漏人亦不到之地

須是戒懼方無愧怍。君子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之前已無非敬矣。不待發言而後信實未發言之。前本來自真實。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無非信矣。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安城劉氏曰。不遇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過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夜。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愆者。是存養之功也。能以存天理。無不誠。即中庸之所謂正心誠意之極。事也。能戒懼。則本無不中。庸之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嘉叶居何反。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

叶牛何反

鮮息淺反

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

虹戶公反。子叶獎。

### 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中。首

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密言之。止容止也。僭差賊

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同潰亂也。謂幻惑也。如

于天。須臾散滅。見。○既戒以脩德之事。東萊呂氏

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屢言之。而

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震源輔

是則鮮有不為人所法。則者。此必然之效也。彼

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

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黃氏曰。武公

極言君臣相



應之。机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豐城朱氏曰。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加。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不替。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不。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無。不。有。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而。甚。反。而。漸。反。莫。之。察。乎。絲。叶。新。夷。反。

○荇。染。柔。木。言。緝。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

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

替叶七尋反

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在染柔貌。柔木柔認。音刃之木也。緝。綸。也。被之。

綸。以。為。弓。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以。温。柔。為。言。無。不。柔。加。也。○慶。源。輔。氏。曰。武。公。三。

知。客。氣。消。磨。得。容。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為。君。子。小。人。之。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温。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敦。為。本。故。此。温。温。恭。謹。之。人。有。以。基。立。德。之。基。武。公。作。聖。之。功。於。是。見。矣。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見。矣。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東。萊。呂。氏。曰。言。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

於音烏音呼子叶獎里反否音卸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同上

莫音慕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  
華谷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劬辟耳詔之注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耳是謂手提耳皆長者教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詢小子之常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  
慶源輔氏曰武公老矣而使入謂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論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竟何哉借曰未知則知識則亦既抱子人若不自盈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

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及晚成者乎

昭叶音灼

樂音洛

憂莫云及

慘當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憂憂我心慘

作操七到反叶七各反 貌美角反

教叶入声

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毫叶音莫

虞借曰未知亦聿既毫

賦也憂憂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貌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見上章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

叶虎委反

喪叶浪反國叶于逼反

忒

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

他得反適于橘反

忒曰適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度幸悔恨忒差

適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

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

矣今汝乃曰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

也必矣

无可疑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

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

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

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音鬱柔與則憂叶篇內多放此持力活反溲音莫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兄初亮反舊說古塵字天叶鐵因反

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苑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同

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

悔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忒

亦曰為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孔氏曰為伯周同姓國杜預云為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氏引大風有隊以為為良夫之詩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蔭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逐號天而訴之也安城劉氏曰呼天意也後章言天之意皆然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靡國不

叶弥鄰反

熻叶咨辛反

哀叶音依

翻叶此賓反

畏

抑十二章三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

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西山

曰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

有旅賁之規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位宁有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

官師之典國語註中庭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誦

訓之諫西山真氏曰誦書之官居寢有誓音御之箴

臨事有誓西山真氏曰誓史之道西山真氏曰誓史知

者天通宴居有師工之誦西山真氏曰史不失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

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西山真氏曰自御

任箴規之或自在與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

之意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

正者未之有心不常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

采子旦左史所云箴諫董氏曰侯包廬陵羅

撰詞或即謂此詩耳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

誦是詩而不離去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

王者誤矣慶源輔氏曰衛武公可謂老而好

蓋本於此一詩之中曲折次第唯篤志力行

者當自知之未死之前誓當以此自警也

新安胡氏曰抑詩國語之說既明賓之初筵

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不雅

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

城劉氏曰周之諸侯惟衛武公於國風二雅

皆有詩淇澳則見公之可美賓遊及此則見

公之所修固可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淇澳

# 泯民靡有黎且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臨川王氏曰周

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具俱也燼灰燼也步

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

其民見其軍馬旌旗而厭苦之慶源輔氏曰王者

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

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定之則民不可得而用

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

無民不熯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

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

鍾鼓管籥之音其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不

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頰而相告者以其君不

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

軍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安城劉氏曰皆為伯述怨者之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

字

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

古杏反叶古黨反

競叶其兩反厉叶居奚反梗

梗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

也儀禮士昏禮注曰疑也立正立自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

也錢氏曰梗水上浮也木漚水者斷梗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

無所定徂無所往三山李氏曰无所然非君子之

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

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慶源輔氏曰居无所定

往則无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厉階而使至今為病乎則指厉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憚都但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

反

怒叶暖五反東叶音丁

武巾反

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瘠孔棘我

圍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憚厚觀見瘠病棘急圍邊也

或曰禦也鄭氏曰禦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

在邊也鄭氏曰此士卒厭苦自傷之言○東萊呂輔氏曰三章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二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詞然二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二章則言見病也急美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亦哀矣

○為謀為愆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

溺叶奴李反

溺

賦也步慎况滋也序爵辨別昏否之道也三山李自有序上夫則加以上爵中夫則次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

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執熱手持熱物也朱子曰語詞也

○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

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

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

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

溺而已蘇氏曰我語汝以天下之憂教汝以次序

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風吁浮氣反俊音俊

莽音耕反

○如彼逝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二公不

嫁呼報反

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音向。倭吧鳥合反。○孔氏肅進弄使也。○

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吧而不能息。氣氏曰：風吧入。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

世亂矣，非吾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

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

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

患也。

喪息浪反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

音羊 桐音通 敖贅之芮反

庠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

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音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

若綴旒，然與此贅同。春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

註：旒，旗旒，贅，繫屬之辭。楔音局，八上。卒，盡荒虛也。旅，與贅同。穹，蒼天

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

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蝨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

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

無力以念天禍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以代

充可得而處也。今曰降此蝨賊，稼穡卒瘁，則中國

之皆危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

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



之後也

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襄王出奔彘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庶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安城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之叙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

恩亮反叶平声

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

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

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

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

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豐城朱氏曰秉心宣猶言其存心之公也考慎其相言其用人之當也彼順理之君其於擇相也必眾以為為可而後用之眾以為為否然後退之惟從乎眾論之公而不問以一己之私此所以為民所瞻也彼不順理之君則是其所是而不復察眾謀之威否好其所好而不復審眾志之從違其使民眩惑而至於狂亂也厥有由矣

所中反

諧叶子林反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諧不胥以

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牲牲眾多並行之貌諧不信也胥相穀善谷

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言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言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

思叶巨已反

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

諫也○言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言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

方六反

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

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豐城朱氏曰良人者國之寶也則棄之而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以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情尚時上大夫言也。

隱音遂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

垢音苟古口反叶君六反

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

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

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

有道耳。慶源輔氏曰此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

則起而為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遠道悖理之人也

其所行者重以隱暗汙穢而己大搶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行必汙穢光

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

悖叶蒲寐反

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興也。敗類猶言圯音族也。九峯蔡氏曰圯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

物者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

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音冒也慶源輔氏曰句只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與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遂笑貪人則敗類全人所言則對四句集傳以為一串說都載厲王說晉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在下句我字上厲王說晉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聲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貪曰暴而已惟貪也故所謂維彼忍心是復則其用皆暴虐之臣此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聚斂之證也湯詩言曾是彊禦即忍心之謂曾是培克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怨之財暴人用則必至於竭而謗毀之患起而后國隨以亡

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

獲叶胡郭反陰于鶴夕赫叶黑各反

亦戈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戈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

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

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

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安城劉氏曰釋文反或音如字赫本亦作赫音暇

字之

言怨大合  
北叶叶必墨反

○民之罔極職涼善其為民不利如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涼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和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諒而實至口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和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言音利力智反

歌叶韻反詳

### 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言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音稔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音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拚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新安王

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給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

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  
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  
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善  
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  
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  
童至十六章則皆規諷其僚友之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

喪息浪反

臻在句反

性

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

叶系經反

曉叶丁反

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  
也雷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  
之精而兩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

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災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  
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此其回旋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  
之度也

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孔氏曰求察圭璧禮

神之玉也孔氏曰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

禮西方玄黃禮北方典瑞云四方圭有邸以祀天而

主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星

辰日月璋以射以祀山川卒畫盧陵羅氏曰牲用

皆祭神所用言圭璧摠稱卒畫不可畫故言无愛

竭被言既蓋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

之烈也暴虐內有撥亂之志也撥治遇裁而懼側身脩

行欲銷去上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行百姓見

憂孔氏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也  
深子曰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孔氏曰  
見憂恤於王也

字春秋恒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  
王之崩七十餘年至其初則百餘也春秋之世晉  
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  
稱孟仍氏或亦世稱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  
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晉氏曰雲漢昭回則  
○臨川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數傷人  
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飢饉也○疊山謝氏曰桑  
柔以稼穡率與天降喪亂以食為天民無食皆為  
天降喪亂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無食皆為  
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霍城朱氏  
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衰矜則但不能自  
之誠所以消我弭禍之本也靡神不奉言於神無  
不求也靡愛斯性言於牲無所愛也士璧既卒言  
群祀徧率而於玉无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听乎  
大音奉

○早既大其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狙  
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耗斃下土寧于我躬

臨叶力中反 斃音姑 丁丁故反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曹氏曰蘊者陽氣

病之驕亢也蟲上者鬱積驕亢之氣重灸而殄絕

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

瘞其物臨川王氏曰天神地祇祈人鬼內外上下無

也理之於地禮與物皆謂祀神之奠謂置之於地瘞謂

祭畢凡幣帛祝冊宗尊也劉氏曰前曰靡神不奉

不宗則尊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

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曹氏曰宮之神

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足以勝旱災却之神莫尊於上

如后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地也。靡神不宗，編率所祭之鬼神也。前而言率率其禮，此言宗極其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后尊，敦敗丁也。不言地及他鬼神者，率尊親以該之也。敦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敦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推叶雷反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

遺叶夷回反卜同

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

摧在雷反

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

之甚也子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

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

是謂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

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

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

真無遺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

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遺則其民之不可保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

沮在呂反

頌叶果五反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

助



叶赫所反

予叶演女反

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月令所謂零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父以下句龍后稷之類也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統統兢兢業業如雷霆如雷者言民心極其危懼而天怒未之息也此章赫赫炎炎云我无所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无所容也大命近止即上帝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顧言天不覆佑而无所瞻仰顧望而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安城劉氏曰忍之一辭可見

望之以息之意

條徒歷反 川叶樞綸反

燠音談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燠如

焚叶符均反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

叶微勻反

遜叶徒均反

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

神也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如風名魃所見之因大旱

一名旱母蓋燠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遜逃也

言夏不肯使我得逃而去也

○早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瘠我以旱憐

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虞叶元具反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龜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瘠病憐曾也祈年孟

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

方也社土神也曹氏曰月令祈穀註云謂以上辛

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曹稔可謂夙矣

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于上帝

之豐登所謂震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

孔夙不莫也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之故復龜勉而不敢去也蘇氏以畏為不敢其當

胡寧瘠我以旱憐不知其故祈年則孔夙方社則

不莫皆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

度也然我之恭敬神明不敢以怠則明神宜亦无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家

叶獎里反

右叶羽已反

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

印音仰

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孔氏曰散无友紀者由困  
散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疾病  
也豕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  
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孔  
也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  
也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謂此年之穀不成  
也則趣馬不秣孔氏曰不以師氏弛其兵弛其  
也則趣馬不秣孔氏曰不以師氏弛其兵弛其  
兵不馳道不除去聲○朱子曰秦漢謂天子所行  
大道不使祭事不縣音懸○孔氏曰膳夫徹膳孔  
人除治之祭事不縣音懸○孔氏曰膳夫徹膳孔  
曰膳食徹王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左右之官有列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孔氏曰凡此皆當先有  
年之禮○鄭氏曰以上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  
皆自為貶損憂民也

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  
不為也里憂也東萊呂氏曰釋文云里本作與漢  
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瞻印吳  
天而新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  
之意○要成劉氏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集註訓  
賴亦引季布傳無俚之俚為證然則理理俚蓋通  
用

豐呼惠反

假音格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天夫君子昭假無

盪音盈

為于偽反

正叶

盪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

諸劾反

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嗟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嗟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蘇氏曰：未有民不寧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而度官定者也。

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兩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豐城朱氏曰：始言有嗟其星，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上，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上，無棄爾成，盡其責於己，惟其責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凡若此者，非以為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

雲漢八章章十句

段氏曰：李氏云：先王之旱，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者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曰：民之憂民如此，而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

胡化北恒是也。爾雅注曰：岱山宗泰山也。霍即天柱山。恒尚山也。

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氏曰：孔安國云：呂

甫叶胡于反。蕃叶分。遭五。

崧息中反。駿音峻。天叶鐵。因反。

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先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鉅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甫侯殆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  
謂之申伯也○東萊曰南陽有申翰幹蕃蔽也○宣城申伯國也東侯未知其國所在  
 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  
 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  
 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孔氏曰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

嶽降神而為之也

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

泥其有無也○慶源輔氏曰申伯甫侯皆四嶽之子孫也而為周室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  
續祖之管反

○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叶失吏反伯叶通莫反宅叶達各反邦叶卜工反

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

其功

賦也亶亶強上勉之貌朱子曰與亶亶續繼也使

之繼其先世之事也慶源輔氏曰申伯之亶亶乃大禹孜孜之心也唯其有是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

心故王使之繼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其先世之事  
縣周之南土也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南○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式使諸侯近申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  
以為法也賢當使南國法之  
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  
伯之先已為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氏曰申南邦此加地進爵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子孫也  
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與國成休也  
肅云召公司空主輯治營築城郭召伯所王其事也  
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褒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穆公為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田叶地因反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

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

其賦稅也

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必有非常宅徹申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

惜乎經史皆不載也

人家遷使就國也

使召伯先營之居宅定然後築城郭亦召伯為之也

命傅御遷其私人者申伯為卿大夫時蓋必有家

臣之長使封於謝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  
之長使遷之○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  
故以命之御則大臣之私人王伯者私恩故以  
命之傳御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漢明帝  
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  
蓋古制如此漢東平王蒼來朝歸帝乃遣使手詔  
故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

伯叶通各反

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鈎膺濯

濯

賦也倣始作也藐藐深貌躑躑壯貌濯濯光明貌

慶源輔氏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言凡申伯之功皆召伯所營也  
有倣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絕登反馬叶滿補反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

寶音補

鄭音記按說又

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

是從斤今從斤誤

保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東萊呂氏曰韞奕云以

諸侯之端圭介之為言大也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寶近辭也朱子曰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安成劉

章本遺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遺申伯之  
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我爾實，非苟  
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非苟  
與之圭也。牲，近王舅，南土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錢，踐反，芒悲反。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

直理反，音張市。

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

專反，行十戶即反。

其行。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今隸陝西。在鎬京之西，岐周

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

也。孔氏曰：自鎬適申，則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

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音留，疑於行之不果，故

也。歸，古語多例。峙，積糗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

也，則已歛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

去積，音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東萊呂氏曰：是詩

私人以時其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

周浹，綜理微密如此。○華谷氏曰：六章述申伯

也。王先使召伯為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

土田，遷私人，以分其業。終又歛賦稅，積餼糧，而後

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于是以禮餞之，則王

輸叶胡反。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

憲。



憲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慶元輔氏曰：不顯申伯為王之元舅，賢則為文武之士之則。始言番上，但見其武也。終則并文言之。○下兩章魯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皆美其全德耳。○華谷嚴氏曰：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

操汝又及聞音也 國

○申伯之德柔惠且有，操此萬邦聞于四

叶于逼反

國士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

賦也。操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孔氏曰：吉甫官因誦工師所誦之詩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為碩氏焉。誦工師所誦之詩也。人誦之以為樂曲，樂碩大風聲肆遂也。蓋山謝氏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體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柔惠柔德之意，有風人之德之善也。其德劉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著于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華谷嚴氏曰：王命召伯，既曰：南國是式。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伯徹申伯，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人，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人，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人，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伯土田。



德也。人無賢愚，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

莫不好之也。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

甫焉。慶源輔氏曰：天祐人君，莫先於生賢子孫。則所以鍾其秀

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華谷嚴

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

有非資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闕於國家盛衰之數

命，有以視于下也。昭格于下，謂先王之明德，有以

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格于天，而天有保

祐之命，故資佐鍾粹美之德。其天性之善者，雖賢

乃資哲之同，而氣稟之獨厚者。昔孔子讀詩至此，而

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

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

謂之別人性所稟謂之

彛存於心，而有所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

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

上，其旨愈明矣。孟子卒此詩，蓋謂秉彛好德，心之

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

示人，方見得此性之善。龜山楊氏曰：孟子引此

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

詩者，殊不知此。○慶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

是乎？說將下來，而包含至大義。味淵永，此孔子讀

之而贊其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證。其旨

深矣。所謂有德者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

德，功業以輔贊，亦終宣勞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

哉。○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

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性之確然

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

之。彛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

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

此彛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

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叶韻若賦未詳

# 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

**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

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

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

蓋備舉仲山甫之德慶源輔氏曰今儀令色柔嘉

之存於內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

進修之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

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問五

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之崧高稱中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嘉維則且直然

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宋子曰如此則乾卦下用

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

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好

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好

如山甫令像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

骨子不是一向柔去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

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要剛

息健不

○王命仲山甫式是有辟纘戎祖考王躬

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

辟音壁無韻未詳

# 爰發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宋子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正召康公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大保可知。此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類。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詔之類。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時諸侯得式，南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南邦同謂為諸侯之所法也。此言冢宰

之職。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情。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之。事。續。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五。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四。方。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于。外。亦。經。營。之。事。也。○。盧。陵。彭。氏。曰。續。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曰。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之。職。

否音新

##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

明叶謨即反

解厓賣

## 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

## 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音  
也。善惡也。旦猶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  
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采子  
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  
以和心。讀詩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  
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到他一生。被這幾句誤  
不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  
一偏。便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哲若只見得  
卒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可謂之明哲。  
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  
後已。察之。謂也。保身者。其中庸解怠也。一人天子  
無不察。謂也。保身者。其中庸解怠也。一人天子  
不驕不倨。謂也。保身者。其中庸解怠也。一人天子  
也。采子山甫則奉而行之。邦國則有順否。山甫則能

明而辨之。此則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言  
之也。大凡徇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  
而保其身。守已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此其為全德也。欵。  
茹音法忍與反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吟音鞞 寡叶果五反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

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曹氏曰茹者

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疆

禦者。則畏避之。惟山甫則不然也。不侮不懼。即

不若不出也。既言其喻，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又言其實，以死之。

非敢言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在道，以徇人可知矣。

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除之寬仁之勇。柔嘉則者，此章又震源輔氏曰：二章既稱仲山甫之

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強禦者，言非軟美保身不枉道者，併上章以保其身而為之。

也。○柔剛惡為強梁，剛善為嚴毅。山甫不為善而無剛惡也，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

柔善而無剛惡也，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柔善而無剛惡也，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

而惡又無柔善而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柔善而無剛惡也，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

以而惟君皆中節也。○柔善而無剛惡也，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柔善而無剛惡也，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

以而惟君皆中節也。○柔善而無剛惡也，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柔善而無剛惡也，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善而無剛惡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登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叶丁五反

物叶昧五反

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登助之衮職有闕

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劉氏曰駟職曰輶車者亦取儀度徒洛

圖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

曰衮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以鼓舉

然人莫能舉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以鼓舉

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真物欲為之避我於是

蔽故憚然不知非至意誠者莫能舉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以鼓舉

蓋愛之者秉彛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

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

助也黃氏曰助者生於有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  
助之而莫能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  
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  
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薛谷嚴氏曰此推尊其  
輔氏曰率在我之德補在君之闕此亦非強立者  
不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名矣  
朱氏曰率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  
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捷在接反

###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毋懷

及叶極業反及彭叶鋪即反鏘七羊夕

### 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

## 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  
賦也祖行祭也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  
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較於  
門外是出門而後業業捷貌捷疾貌曹氏曰車  
祖祭故云出祖也業業捷貌捷疾貌徒之行如  
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為懷蓋言其心也  
源輔氏曰每懷靡及應四章之夙夜匪解也  
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  
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  
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盧陵羅氏曰齊  
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  
姑子缺公徙治臨菑  
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  
守歟



騶求龜反

嗜音皆叶

居奚反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

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末懷以

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魯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求懷蓋有所不安尹吉甫用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

歸所以安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如烝民詩人故細二定字陳氏曰首章推原天生衆人稟氣受性之所同而仲山甫則鍾氣之秀而全性之德者篇內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全物中之則則柔不茹剛不威儀之則皆所以全物中之則則柔不茹剛不吐則剛柔不過所以全物中之則則柔不茹剛不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牽而獨能舉此德而異於凡民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下與考叶

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

解叶訖力反

幹音幹古且反

解音聲

虞其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山梁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

今陝西旬治也言禹甸賦之紆餘深遠如此俾明

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

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續繼戎汝也言王錫命

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黃氏曰君之於

之不篤則彼亦幹正也幹而正之也

庭之國辟君也鄭氏曰我謂此又戒之以脩其職

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

作此以送之山之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

朝周以受命者也續我祖考以下述王與命之詞

也○慶源輔氏曰夙夜匪懈我共爾位也

為諸侯而能動與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

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於汝如此之篤則韓

侯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

幹正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循之國

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教王之信也

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

倣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錯

衡之衣赤鳥鈞膺鏤錫鞞鞞淺幘倕革金

叶於栗也

厄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

王也孔氏曰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此介圭亦為瑞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瑞諸侯各執

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辨淑善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也交龍曰旂綬音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

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孔氏曰夏采註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以為綬後世或燕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幘上然則綬者門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

綬章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孔氏曰以鏤金

加於馬面之錫當盧者當鞞去上毛之革也鞞式

中也謂兩較角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字

固也孔氏曰以去毛之皮施於淺虎皮也毛氏曰

也幘覆式也字一作鞞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

上也孔氏曰幘倕幘字異而義同王藻云有羔幣

幣是羔蓋覆之名倕革鞞首也曹氏曰以倕皮為幣

也華金厄以金為環纏搯鞞首也其有餘而垂者謂之

也

父音甫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又饒之清酒有

包魚白反

敘音速

恤尹

壺其殼維何包匭黃鮮魚其殼維何維筍及

言經大生 乘去声繩證也 且音疽子余反

反 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且有且侯氏燕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

焉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祖祭故云尊其所往而

始行焉祖於國 屠地名或曰即杜也 府鄂縣○西安

外畢乃出宿 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顯父周之卿

詩注曰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 顯父周之卿

七也 魯山謝氏曰申伯之行于親餞之韓侯 藪菜

殺也 采子曰對肉餞故 荀竹萌也 蒲蒲弱也 子乳

日醢人如豆之實有深蒲荀萌始生水中取其

輔氏曰酒之多及眾也 敬之薄示儉也 贈之厚示

也 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有之稱 東萊呂氏

朝之諸侯皆曰侯 胥相也 或曰 訖辭 新安王氏曰

而此則指韓侯也 胥相也 或曰 訖辭 此章言已覲

也 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有之稱 東萊呂氏

反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

于蹇之里有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 汾王厲王

也 厲主流于燕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為猶

言莒郊公黎比音公也晉侯居京謂之京翼謂之翼侯晉人

納諸引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翼謂之翼侯晉人

大叔及出奔謂之其叔其皆汾王之類乎驪父周之

卿士姑極音極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

弟姪音秩又也盧陵羅氏曰妻之女弟曰媵公羊

往勝之以姪也傳云媵者何兄之子弟者何弟也

安成劉氏曰媵妻有弟有姪同姪二國之媵亦有

九女也則初初徐靚音也行動劉氏曰徐言其如

雲衆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親禮既畢而

之甥驪父之子由是推之則驪父者厲王之婿又

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姑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

止于驪之里驪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

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鸾鏘鏘不顯其光

言韓侯車馬與衛之光顯也諸婦從之盛儀容之美

亦侯有以當歸其盤門言韓姑婦之盛儀容之美

侯之心也

為于偽反息亮反

○驪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

樂音洛叶力告反 許况南反

韓樂孔樂韓王川澤訐訐魴鱖與南南鹿鹿

嘽嘽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

於一反譽叶羊茄羊諸二反

燕譽

賦也韓姑驪父之子韓侯妻也王氏曰頰人稱姓

也韓姑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訐訐南南大也嘽嘽衆

也安成劉氏曰貓似虎而淺毛爾雅曰虎竊毛謂

也古者嘽作麋

也古者嘽作麋

音慶喜今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慶  
輔氏曰此章言發父能為其女擇所居也慶  
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健敏其為御士出使侯國  
所歷之重而為其子韓姑擇可嫁之許訖如慶  
之樂也重言甚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許訖川澤之少  
得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訖訖然大澤也慶  
大故遂言如南澤訖訖然大澤也慶  
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慶  
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此人又當如何哉慶  
物且如燕譽者言其所居之韓侯有善居則慶  
韓姑燕譽者言其所居之韓侯有善居則慶  
安與樂也則可知矣慶  
其心此章則言韓姑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慶  
相稱夫婿成和則家道正矣慶  
子之專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咏也慶  
此章專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咏也慶  
姑從夫而樂慶

因有反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

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也受北國因以

貊母伯也反

魏音毘

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

黃罷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

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貌

猛獸名孔氏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氏曰

於熊有黃罷赤罷總言皮則豹罷亦獻皮也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

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

也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  
 宋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士人築又湏去別  
 處發人來豈不大勞穰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  
 又不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  
 去別處調人來這般却曉不得○東萊呂氏曰春  
 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綠陵城杞之類皆合者侯  
 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  
 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  
 使為之伯三山李氏曰因其伯以脩其城池治  
 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靈山謝氏  
 池可以固國微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  
 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  
 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修其戩貢於王也但言  
 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嘗有故令貢其皮焉亦  
 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之  
 廣而大者乃召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受命既因  
 百蠻而為之長今韓侯之所受命復因追貊以為之  
 伯則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修其戩業

之謂以終首  
 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滔叶他侯反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來  
 既出我率既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眉山蘇氏曰自周  
 間召公率兵淮夷之在淮上者也孔氏曰召公伐  
 循江而下也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比皆有夷也○  
 魯公伐淮夷應在淮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  
 加陳氏曰淮夷之地在淮南者一徐州有夷則在淮  
 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  
 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  
 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  
 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

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鋪陳也陳師以  
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鋪陳也陳師以  
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  
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慶源輔氏曰其志專其  
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江漢湯湯武夫泚泚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定叶唐丁反爭叶苗陞反

四方既平王國度定時靡有爭主心載寧

賦也泚泚武貌庶幸也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  
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庶  
云者幸其佳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章言既伐而  
成功也雷氏曰宣王勵志開復北伐饑仇南征蠻  
荆至於常世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悉已

計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  
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四方既  
平則王國庶可見宣王之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  
有爭主心載寧又見宣王之為天下為心也○  
王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之為天下為心也  
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為天下為心也○  
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也○  
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  
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  
未息者以王之化之未洽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  
者固夷之常情而未洽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  
乃王固夷之常情而未洽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  
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詩音虎

辟音闕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

土匪攷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



# 海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并其田也。疾病  
 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  
 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  
采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 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  
江漢之許而命召虎也。 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  
 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華谷嚴氏 叛其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  
此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  
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疆非夜也。非  
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  
皆於王國來取中焉。且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  
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宇推而至於南海之

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  
慶源輔氏曰。辟其 侵地。治其疆界。并其田。豈無以為病者。淮夷南  
 平而處。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之心。則不然  
 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  
安 成。劉氏曰。此章言穆公因平  
 淮夷。而又成開復之功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

叶胡千反

子叶冥里反 似叶養里反

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

爾祉

賦也。旬。徧。○  
三山李氏曰。十日為 宣布也。自江漢之

許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  
適音也。翰。翰也。予小

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  
 又言王命召虎

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榦今女音汝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鄭氏曰此述其祖之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功以勸之也章所言之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斯召公者實文武之楨榦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能一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功業是繼果能以先人之耻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其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釐力之反釐才旱反 鉅音巨 豎初亮反 尙音商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

叶地因反 命叶滿并反 下同

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

年

叶弥因反

賦也釐賜卣尊也盧陵羅氏曰爾雅彛卣壘主尊

曰釋器云卣中尊按爵人掌和爵鬯以實彛而陳之則鬯當在彛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彛未祭則文人先祖之有文德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孔氏曰此言錫爾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

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

詩經卷之六

祖廟示不敢專也孔氏曰祭統云賜又使往受命

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

孔氏曰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

今虎曰錫其業策書之賜故往岐周命之

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

稟命於乃祖文武也此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

祖康公也召虎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

心盡力以報先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

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

也盤庚亦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

得此意

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受考而已

曰釐爾圭贄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

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知之旬

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叶殖西反 子叶獎里反 闕音問

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

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

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要成劉氏

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

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

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其勒銘廟器之詞觀古器物銘云

知音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恭

伯尊敦對音知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

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物

○考古圖曰邦周大夫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

器也邦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用特命為其考作祭

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南南面聽命於太廟祭之日

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命者北面使由君

干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詞既又美

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

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慶源

曰穆公本以平淮夷而受賜今乃不言其武功而

但天子陳其文德以治四方之國則甲兵豈聖人

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之忠誠亦至矣○安成劉

氏曰上章王命穆公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敏

戎功此章穆公祝君則欲長保令聞而陳其文德

上下之情可謂交相愛矣○豐城朱氏曰上四句

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

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

有令聞矣然猶頌其文德之不已焉若召穆公可謂

有武功矣然猶頌其文德之不已焉若召穆公可謂

有武功矣然猶頌其文德之不已焉若召穆公可謂

有武功矣然猶頌其文德之不已焉若召穆公可謂

有武功矣然猶頌其文德之不已焉若召穆公可謂

有武功矣然猶頌其文德之不已焉若召穆公可謂

有武功矣然猶頌其文德之不已焉若召穆公可謂

愛君之至矣

###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章乃召公奏凱之

為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而賞行

夷之患除則即其功而論賞次則安民之政舉而

功廣次則即其功而論賞次則安民之政舉而

則人臣振答之義也○華谷嚴氏曰周封西

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

得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威王初

年淮夷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威王初

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

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命吉甫南

夷又命皇南平淮夷蓋南方之役至再

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為宣

淮夷平然後四定此方江漢常武所以為宣

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弘大雅之末也○龜

山揚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大功業之末也○龜

也昔宣王中興有吉南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

伐徽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

力居多宣王何為哉易未濟六五之業光亦九

四震用伐鬼方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于大國此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士叶音所大者泰下同 父音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南

戎叶音汝

戒叶訖力反

敕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

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謂之三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

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

一孔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特為我為宣

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

○宣王自將以伐淮夷之

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

而惠此南方之國

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所以臨

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

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

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國

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新安胡氏曰既敬

則不取輕肆既戒則不取妄殺此其所以詩人作

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

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

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省此除土不留不處二事

戶即反

# 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

伯休父周大夫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則程伯休父字也

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

○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

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

州之夷也宋子曰下章所謂徐亡徐國亦即此爾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

虎鋪敦淮濟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

所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虢虎之自怒也

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

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慶源輔氏曰言王

截然不可犯之勇也安城劉氏曰此言王師至

制勝也

坤雅曰虎之自怒虢然闕如虢虎以言鋪布也布

將帥之勇發於忠義非激而怒之也

○安城劉氏曰此言王師至

制勝也

制勝也

制勝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叶鋪鉤反

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

叶越逼反

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孔氏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川喻緜緜不可絕也翼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故以川喻緜緜不可絕也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承上章而言王旅之盛如此疾言其速衆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不可禦言其強不可絕言其續不可亂言其整不可知言

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

司馬以六卿副之耳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大將則曰整我之師

以修我師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虜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也則毒民而傷農節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戎事○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業叶宜却反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

騷叶蘇侯反

遊徐方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

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

可畏也慶源輔氏曰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王舒

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

徐而安行也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靈紹糾緊也

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

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

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上不遑

安矣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

如霆先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

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以震恐也○雷

城朱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以震恐也○雷

驚雖未即順從而

已先服其心矣

其深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此淮征徐夷安

而不服乎○安或劉氏曰

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來叶六直反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

歸歸叶古回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遠也還歸班師而歸

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

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

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

怒叶暖五反關呼檻反



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慶源輔氏曰言由王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信大故徐夷自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養而又不寓規戒之忠焉曹氏曰宣王待夷狄未必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先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勲之禮焉華谷嚴氏曰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紐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以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功也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戡干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

因以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矜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修也

### 常武六章章八句

仰音仰

舊說古塵字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瘠側界反叶側例反

苗音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蝨賊蝨疾靡有夷屆

戒叶居氣反

廖音抽幣反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蝨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

平苗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廬陵

曰奄人周禮同刑注男女不以羨交者其刑宮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

掩艷二音說又作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

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

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蠱賊刑

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慶源輔氏曰

天則不我惠頌也固已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

亂使國家之勢擅抗不安而土與民皆病也小

而為之蠱賊者無有平夷而止之期刑罪而為之

網罟者無有平夷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已也

此蓋極言天下之病○鄭氏曰如蠱賊之害禾稼

無有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息時

○人有土田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

活反

殖酉殖由二反

說音胤

之

賦也反覆劉氏曰女及有之奪之言王收拘說赦

也○蓋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及拘之宜有罪者反赦

曰上四句承上章蠱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於

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臬為

處之反

厲叶居奚反

天叶鐵因反

鷓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謂叶呼位反

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

美也。梟，鴟也。惡聲之鳥也。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

鳴怪，鴟鴞也。鴞也。梟，鷂也。梟，食母有。竟，食父也。即墓門有鷄萃止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

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

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

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

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

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

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

可近哉？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上文但

昏故也。其荒昏則婦寺是用故也。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

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臣者之

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與，則禍斯及矣。使非一

色之惑，不辛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非一

去之，可也。昭宗之幸，為禍則雖欲悔悟而勢有

其致亂之由，哲夫成之。哲婦傾城，使見得此則始言

德不指褒姒，非而有男子之德，未必其為禍也。懿

哲不能言也。而適為亂階，非字便應有章。斥字說

下文使說亂而適為亂階，非字便應有章。斥字說

維婦寺者，又所以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

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語。夫

人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語。夫

才

探知主意，或乃悅之。小慣習，朝日奄人，防守門閣，親近人

敏

多由此作

或反諧子念反北月音佩叶必墨反

○鞫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

賈江日占

慝如賈二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

賦也鞫窮伎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

匿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者也公事朝

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

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新安胡氏曰此章

鞫如鞫獄之鞫推勸窮究之意婦寺之惡也所以鞫人者其心伎害變惑而已既以譖妄倡

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

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要原輔氏

也辨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章而言婦寺而自知

辨者之為害也以其知其辨窮人之言用心伎害而

變詐諛說不知自咎責而但曰夫商賈之利非君

不為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

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

而舍上聲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新安胡氏

子當求仁義賈利三倍不當君子是識婦人當事

於公事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惟使之預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

刺叶音幼 富叶方味反 舍音捨

忘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謝山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矣又曰國有夫人如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

身之有元氣元氣則身必喪矣人或曰介狄即也則國必危殄如蘇絕瘁如病危人蘇晉蘇公伐魏獲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魏語晉蘇公伐魏獲戎必女戎乎以男戎勝戎而我亦必以女戎勝  
晉注云戎兵也文其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美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矣天之降罔維其幽美夫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益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東萊呂氏曰二則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人云亡邦國殄瘁故此  
日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立口必音弗檻胡曉見反

○感涕檻泉維其深夫心之憂矣寧自今

後叶下五反

筆

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

叶音古

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感涕泉涌貌檻泉正出者藐上高遠貌鞏  
固也○言泉水瀦甫問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  
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  
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  
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

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  
必可收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印七章四章七句四章七八句

喪息根天叶桑即反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瘡我饑饉民卒流亡

圍魚呂反

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瘡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圍邊陲也○此

刺幽王任用小人以饑饉侵削之詩也慶源輔

天之威怒甚為急疾以飢饉使斯民盡以而亡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  
皆荒虛也此與瞻印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  
妄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

言經大全  
大雅十三  
六  
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咎者固為无所歸咎之詞美而有章則言飢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咎蠹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

邦十一上二反

訂戶工反椽丁角反

適實靖夷我邦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適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蠹賊昏椽者新安胡氏曰犬戎害在內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內之害小人在外詩人形容之曰蠹賊內訌蓋蠹賊之害像亦在內而不并開固在其中矣

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蠹賊之人內

潰其心腹昏椽之人糜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和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訛音紫

玷下險反

孔見王反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

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訛訛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又言王之舉措顛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昏亂之君所以

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臯  
臯訛說者善於毀人以其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  
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  
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  
潰集註作遂棲音西首七如反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首我相此

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首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

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慶源輔氏曰以旱草喻其

已○華谷嚴氏曰谷風有光有潰潰遂也潰潰也小曼是

用不潰于成召曼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也小曼是

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

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音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

裨音敗薄賣反

兄音况下同

叶韻未詳

疏斯裨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音也裨則精矣朱子曰九

法糲十裨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替廢也兄况同

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

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裨

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

為此故至於愴况引長而不能自已也慶源輔氏

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

中叶諸仍反

躬叶姑弘反

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賦也何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頽屋溥廣弘大也○

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

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

然也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地涵此

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悵

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

也日慶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子六反

於音烏音平

莊叶巨已反

有舊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感促也○文

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

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

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

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羽帥歸周

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大戎內侵

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慶源補氏曰此則用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車而效驗大異因歎今世雖亂而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華谷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魯氏曰當是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先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尚存者乎○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奉奉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泰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全有大我禍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

以別小旻也正齋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於風之終繫以加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城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

盛以見亂極思治之亦猶下泉之思變風與

蕩之什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大全十三卷終





